



08054

龍川文集卷之九

論

謝安比王導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藏

善觀大臣者常觀諸其國而不觀諸其身晉有天下
不二世而爲江東德之在人者尙淺也而更成百年
之業有王導焉立之於其先有謝安焉扶之於其後
端靜寬簡均能爲一國之輕重有無者故當時有謝
安比王導之論請因史臣所載而申之劉石交亂中
原晉之藩鎮相繼覆沒人心雖未忘晉非有英豪絕

卷九

龍川集

一

退補齋
藏板

世之才不能駐足於北方也勢之所在豈人力之所
能強哉故王導輔元帝立基建業以遙爲北方應援
當是時元帝名論尤輕導能重之諸名將未輔導能
致之法令寬簡庶事草創宮室不脩軍國之儀不備
示若不安於此者以揚州爲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
以荊州爲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故江左之勢遂強
舉大綱於其上而二千石守長往往得以自行其意
將帥之有功者人才之不羈者族望之盛者民之豪
強者與夫戶口之能自隱匿者又皆得以自舒於其

不不窮姦以爲明不苛法以爲嚴中更敦峻之變及
若將相異同疑間之論導俛仰廢興存亡之間因事
就功而江東卒賴以定巍然社稷之臣也獨祖述經
營河南有功緒矣導蓋若任其自存自沒者豈以江
左甫定未遑遠畧乎君父之痛不可以一朝安也是
以周訪陶侃有志而不遂庾亮庾翼褚裒大舉而自
沮造端於其初者無以開其後也其後桓温藉平蜀
之勢威震一時挈兵入關三輔震動當是時南師不
出蓋四十餘年矣有如徑詣長安則豪傑響應西北

卷九

龍川集

二

退補齋
藏板

郡縣誰非效功之人雖有智者不能爲恃健恃雄計
矣温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故氣不足以決之而進
退失據此固王猛之所不屑就也晉於是無中州之
望矣而温方專制朝廷幾於改物謝安高臥東山負
蒼生之望晚始從温辟卒與王坦之彪之周全上下
扶持王室使逆謀遂緩而温自斃及安輔政晉之變
故數矣如人之一身元氣未實而奇疾繼作此固非
永年之道也乘其小定而求快焉則遂亡矣故安一
切以大體彌縫之號令無所變更而任用不分彼此

后戚入則輔政出則方伯晉之制也王蘊固辭則以義強令之使上下無不滿之心而他時無任用過正之禍桓氏位列內外一朝失職政之蠹也以石民石虔爲荆江使其無窺窬之心而異時無意外生憂之慮苻堅之舉可以無晉矣而泰然如平時淮淝之功壯矣而微賞之不受君臣之恩意已不可保顧方經畧中原惟恐不及晉之爲晉蓋可知矣有以壯其勢則來者尙有所憑藉而一身之不暇恤也及桓氏竟以失職成禍而劉裕卒藉手以起竟能爲晉一平河洛司馬氏旣亡而復存者猶二十餘載微安之壯其勢宜不及此導與安相望於數十年間其端靜寬簡彌縫輔贊如出一人江左百年之業實賴焉其亦庶幾於古之所謂大臣歟置其立國之功而取其立身之一節以較之非所以論大臣也故吾極論江左之興亡而二人之相配較然矣

王珪確論如何

人才之在天下固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夫士之懷才以自見於世常慮夫人君

卷九

龍川集

三

退補齋藏板

之不我用君既知而用之矣同列之人相與媚其長而媒孽其短周旋四顧無與共此樂者其何以泰然於進退之際哉此自古乘時有爲之士而猶懷不盡之嘆以公論常不出於同列故也房元齡李靖温彥博戴胄魏徵王珪其於唐室之興太宗固已無所不盡其用矣而諸公亦奮然並見其才而無相媚之意雖至於廷論之際辯其所長如數黑白則諸公豈不各以自慰哉王珪確論如何於是始有可論者夫寵利所在至可畏也功名之際至難居也君臣上下相

卷九

龍川集

四

退補齋
藏板

與共樂之而無異同疑問之論則爲可願耳漢高帝所藉以取天下者固非一人之力而蕭何韓信張良蓋傑然於其間天下既定而不免於疑於是張良以神僊自脫蕭何以謹畏自保韓信以蓋世之功進退無以自明蕭何能知之於未用之先而卒不能保其非叛方且借信以爲保身之術然則人才之獲盡其用乃一身之至憂也則亦何樂於功名寵利之際哉故李泌極論李晟馬燧於德宗之前而二臣爲之感泣使泌如張延賞則晟方欲死而不可論至於此則

同列之公論豈不甚可樂哉吾之所長既已暴白於天下而猶眷眷於同列之公論固非沾沾自喜之爲也蓋同體共事之人其論易以不公而人主之聽易以入此自古之所通患而其來非一日矣唐太宗之興也房玄齡相得於艱難之中謀謨帷幄以定大業溫彥博蓋嘗掌其機事而李靖亦既有功於南方矣其後天下平定玄齡相與興仆起僵而唐之紀綱法度燦然爲之一新彥博於出納之間蓋亦具盡其勞而征伐之責靖實專之及魏徵王珪以讎臣入備諫

卷九

龍川集

五

退補齋藏板

諍之列而戴胃亦自小官進用遂以平天下之法其先後新故之不同亦已甚矣太宗並舉而大用之以究盡其才而諸公亦展布四體以自效不復知先後新故之爲嫌也一日太宗以王珪善人物使之庭論諸公之才而珪一二辯數皆足以盡其長而中其心彼其同心以濟天下之事至是可以釋然而自慰矣宜其不謀同辭而皆以爲確論也不然因諸公已成之業而論之此何足以爲知人而諸公樂之至此哉故曰人才之在天下固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

乎同列之知其心嗟夫珪之論可謂公而其心蓋亦甚平矣珪與徵均爲諫臣而忠直剴切大畧亦相當也人情每蔽於自知而珪獨察其有恥君不及堯舜之心而自處於激濁揚清之任辯析毫釐而明於自知則其論安得而不公吾以是知其心之甚平也雖然房玄齡視諸公最爲舊故而唐業之成亦勞矣以漢高帝之多疑蓋終其身不敢捨蕭何而他有所用也太宗方奮然有運天下豪傑之心使新進迭用事而玄齡泰然居之不以進退自嫌故諸公得以盡其才而卒無紛亂法度之憂夫迭用新進而不害於國家之大體此蕭何曹參之所難而珪之論所未及也豈玄齡固樂諸公之並已而非珪之所可察乎此玄齡所以爲宗臣也

揚雄度越諸子

天下不知其幾人也古今不知其幾書也人物有細大高下書有淺深醇疵所未暇論也要之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伏羲氏始畫八卦假象以明理更數聖人設爻立象

推義陳辭以發揮易象使之光明盛大而不可掩而後天下之開物成務者宗焉言術數者宗焉著書立言者宗焉孔孟蓋發揮之大者也揚雄氏猶懼天下之人不足以通知其變故因天地自然之數覃思幽眇著爲太玄以闡物理無窮之妙天道人事之極天下之人知其爲數而已而烏知其窮理之精一至於此哉法言特其衍耳宜乎世人之莫知也桓譚稱其度越諸子班固取以贊之則亦不可不極論其故自昔聖賢之生於世也豈以一身之故而求以自見於

卷九

龍川集

七

退菴齋藏板

斯世哉適會其時而人道之不可少者待吾而後具則其責不可得而辭進而經世退而著書亦惟所遇而已矣六經待孔子而具者也七篇之書待孟子而具者也荀卿子之書出而後儒者之事業始發揮於世彼其時之不可以無此人也亦不可以無此書也豈若諸子之譎譎然誦其所聞而求以自見哉賈生之一書仲舒之三策司馬子長之記歷代劉更生之傳五行其切於世用而不悖於聖人固已或異於諸子矣蓋晚而後揚雄出焉雄之書非擬聖而作也玄

之似易也法言之似論語也是其迹之病也而非其用心之本然也不病其迹而推其用心則立有功於易者也非易之贅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故易以陰陽而明理有陰陽而後有五行故洪範以五行而明治道陰陽五行之變可窮而不可盡也而學者猶有遺思焉則雄之因數明理也是其時之不可已而事之不得不然者也起於冬至而環一歲以應事物之方來而未已是其時之可見者也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以錯綜無窮之筭是其數之可知者也從三方

卷九

龍川集

八

退補齋藏板

之筭而九之并晝於夜爲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以一爲三州三分其州而以一爲三部三分其部而以一爲三家以該括天地之變是其事之可究者也其時之可見者如此其數之可知者如此其事之可究者又如此而雄爲首爲表爲贊爲測深入黃泉高出蒼天大含元氣纖入無倫文義繁衍枝葉扶疎雖一時一日一分一筭之間莫不有至賾之理無窮之用開啟思慮發揮事業通此心於天地萬物而錯綜闡關無不自我性命道德之理乃於時日分數

而盡得之此豈爲太初歷者之所能知哉此其爲書
必待雄而後具者也天下而未明乎玄也則時日分
數之理無往而能得其用將何以應事物之變而通
天地之心是雄之書雖人道之所不可少而猶有待
於後之君子也當時之不知可也後世之不知亦可
也桓譚知之可也班固知之亦可也天下而可以無
此書則雄實病之天下果不可以無此書則千載之
下雄之心猶一日也法言之書所以講論古今掇拾
人物以旁通其義者也玄尙不知雖知法言猶不知

卷九

龍川集

九

退補齋
藏板

也因數以明理是雄之所以自通於聖人者也安得
而不度越諸子哉世無皇極之君以大其用又無道
德之望以發越其旨則桓譚之言亦姑以致其意而
已豈敢自謂有補於雄哉嗚呼天地萬物之理未嘗
不昭然也更聖越賢苟可以互明其理者無所不用
其極而天下之人猶未盡賴其用則諸子之饒饒真
可謂候蟲之自鳴自止者也故曰天下不可以無此
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

勉彊行道大有功

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而人心之危不可一息而不操也不操其心而從容乎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幾之繁而責事之不效亦可謂失其本矣此儒者之所大懼也夫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者也人主以一身而據崇高之勢其於聲色貨利必用吾力焉而不敢安也其於一日萬幾必盡吾心焉而不敢忽也惟理之徇惟是之從以求盡天下賢者之心遂一世人物之生其功非不大而不假於外求天下固無道外之事也不恃吾天資之高

卷九

龍川集

十

退補齋藏板

而勉彊於其所當行而已漢武帝好大喜功而董仲舒言之曰勉彊行道大有功可謂責難於君者矣請試申之昔者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彼皆大聖人也安行利行何所不可又復何求於天地之間而若此其切哉蓋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此入彼間不容髮是不可一息而但已也夫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所以成形於天地而被色而生者也六者得其正則爲道失其正則爲欲而況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日與物接心與事俱其所以取吾之喜怒哀

樂愛惡者不一端也安能保事事物物之得其正哉
一息不操則其心放矣放而不知求則惟聖罔念之
勢也夫道豈有他物哉喜怒哀樂愛惡得其正而已
行道豈有他事哉審喜怒哀樂愛惡之端而已不敢
以一息而不用吾力不盡吾心則彊勉之實也賢者
在位能者在職而無一民之不安無一物之不養則
大有功之驗也天祐下民而作之君豈使之自縱其
欲哉雖聖人不敢不念固其理也武帝雄材大畧傑
視前古其天資非不高也上嘉唐虞下樂商周其立

卷九

龍川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志非不大也念典禮之漂墜傷六經之散落其意亦
非止於求功夷狄以快吾心而已固將求功於聖人
之典以與三代比隆而爲不世出之主也而不知喜
怒哀樂愛惡一失其正則天下之盛舉皆一人之欲
心也而去道遠矣有功亦止於美觀耳堯舜之都俞
堯舜之喜也一喜而天下之賢智悉用也湯武之誥
誓湯武之怒也一怒而天下之暴亂悉除矣此其所
以爲行道之功也經典之悉上送官非武帝之私喜
也用爲私喜則真僞混淆徒爲虛文耳夷狄之侵侮

漢家非武帝之私怒也用爲私怒則人不聊生徒爲世戒耳使武帝知彊勉行道以正用之則表章而聖人之道明必非爲虛文也誅討而夷夏之勢定必不爲世戒也其功豈可勝計哉武帝奮其雄材大畧而從容於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幾之繁而不知警懼焉何往而非患也說者以爲武帝好大喜功而不知彊勉學問正心誠意以從事乎形器之表溥博淵泉而後出之故仲舒欲以淵源正大之理而易其膠膠擾擾之心如杘鑿之不相入此武帝所以

卷九

龍川集

十一

退補齋藏板

終棄之諸侯也夫淵源正大之理不於事物而達之則孔孟之學真迂濶矣非時君不用之罪也齊宣王之好色好貨好勇皆害道之事也孟子乃欲進而擴充之好色人心之所同達之於民無怨曠則彊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色必不至於溺而非道之害也好貨人心之所同而達之於民無凍餒則彊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貨必不至於陷而非道之害也人誰不好勇而獨患其不大耳人心之所無雖孟子亦不能以順而誘之也不忍一牛之心孟子欲其擴充

之以至於五十之食肉六十之衣帛八口之無饑而
謂之王道孟子之言王道豈爲不切於事情梁惠王
問利國未爲戾於道也移民移粟未爲無意於民也
孟子皆不然之而力以仁義爲言蓋計較利害非本
心之所宜有其極可以至於忘親後君而無可達於
事物之理非好貨好色之比而況不忍一牛之心乎
聖賢之所謂道非後世之所謂道也爲人上者知聲
色貨利之易溺而一日萬幾之可畏彊勉於其所當
行則庶幾仲舒之意矣夫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

卷九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龍川文集卷之十

經書發題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書經

昔者聖人以道揆古今之變取其槩於道者百篇而垂萬世之訓其文理密察本末具舉蓋有待於後之君子而經生分篇析句之學其何足以知此哉亮也何人而敢議此蓋將與諸君共舉焉夫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古之帝王獨明於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因時之宜處其常而不惰遇其

卷十

龍川集

一

退補齋藏本

變而天下安之今載之書者皆是也要之文理密察之功用至堯而後無嫌諸聖人之心是以斷諸堯典而無疑絲是言之刪書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公也

詩經

道之在天下平施於日用之間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當先王時天下之人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遠民情之流也久矣而其所謂平施於日用之間者與生俱生固不

可得而離也是以既流之情易發之言而天下亦不自知其何若而聖人於其間有取焉抑不獨先王之澤也聖人之於詩固將使天下復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於日用之間者乃區區於章句訓詁之末豈聖人之心也哉孔子曰興於詩章句訓詁亦足以興乎願與諸君求其所以興者

周禮

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吾夫子蓋嘆其郁郁之文而知天地之功莫備於此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

卷十

龍川集

二

畏補齋藏板

於此矣世儒之論以爲治至於周公而術已窮窮則不可以復繼周之後必爲秦吾夫子蓋逆知之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所以爲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蓋至於周公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纍纍乎如貫珠井井乎如畫棋局曲而當盡而不污無復一毫之間而人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蓋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憂其窮哉夫周

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於八百餘年諸侯既已
擅立周之王徒擁其虛器蕞然立於諸侯之上諸侯
皆相顧而莫之或廢彼獨何畏而未忍哉豈非周公
之制有以維持其不忍之心雖顛倒錯亂而猶未亡
也當是之時周雖自絕於天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
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術蓋未始窮也秦徒見
其得天下之難以爲周公之制蓋非其所便併與夫
僅存者而盡棄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盡而秦亦亡
矣人道廢則其君豈能獨存哉始夫子之言曰其或

卷十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以爲後之王者必因周而
損益焉自是變通至於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
極也漢高祖崛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秦之苛
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因陋就簡存寬大之
意而爲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漢祚靈長絕而
復續者幾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習以爲常
先王不易之制棄而不講人極之不一者幾希矣此
有志之士所以抱遺書而興百世之嘆反覆推究而
冀其復見天地之大全也然自秦火之餘此書已非

其全而駁亂不經之言蓋如黑白之不相入尙可攷而知也雖然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自周之衰以迄于今蓋千五百餘年矣天獨未厭於斯乎故將與諸君參攷同異有以待焉

春秋

聖人之於天下也未嘗作也而有述焉近世儒者有言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詩書禮樂吾夫子之所以述也至於春秋其文則魯史之舊其詳則天子諸侯之行事其義則天子之所以奉若天道者而孔子

卷十

龍川集

四

退補齋
藏板

何作焉孟子之所謂作者猶曰整齊其文云耳世儒遂以爲春秋孔子所自作筆則筆削則削雖游夏不能贊一辭於其間言其義聖人之所獨得也信斯言也則春秋其孔氏之書乎夫春秋天子之事也聖人以匹夫而與天子之事此王法之所當正也不能自逃於王法而能正人乎亂臣賊子其有辭矣夫賞天命罰天討也天子奉天而行者也賞罰而一毫不得其當是慢天也慢而至於顛倒錯亂則天道滅矣滅天道則爲自絕於天夫子周之民也傷周之自絕於

天而不忍文武之業遂墜於地也取魯史之舊文因天子諸侯之行事而一正之賞不違乎天命罰不違乎天討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奉乎天者也或去天稱王或宰以名見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自贖乎天者也天之道不亡則周不爲自絕於天周不爲自絕於天則天下猶有王也天下有王而亂臣賊子安得不懼乎然則春秋者周天子之書也而夫子何與焉或曰春秋而繫之以魯何也曰天下有王凡諸侯之國之所記載獨非天子之事乎而況魯周之宗國其

卷十

龍川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事可得而詳也夫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夫子之志春秋之所繇作也是以盡事物之情達時措之宜正以等之恕以通之直而行之曲而暢之其名是也其實非也則文與而實不與其心然也其事異也則誅其事而達其心微顯闡幽謹嚴寬裕如天之稱物平施如陰陽之並行不悖文武周公之政所以曲當乎人心者也而謂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宜非亮之所敢知也春秋所書無往而非天學者以人而視春秋而謂有得於聖人之意者非也故將與諸

君以天下之公而觀之毋以一人之私而觀之辭達而義暢庶乎可以窺天道之全也

禮記

禮者天則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周旋上下曲折備具此非聖人之所能爲也禮記一書或雜出於漢儒之手今取曲禮若內則少儀諸篇羣而讀之其所載不過日用飲食洒掃應對之事要聖人之極致安在然讀之使人心愜意滿雖欲以意增減而輒不合返觀吾一日之間悚然有隱於中是孰使之然哉今而

卷

龍川集

六

退補齋藏板

後知三百三千之儀無非吾心之所流通也心不至焉而禮亦去之盡吾之心則動容周旋無往而不中矣故世之謂繁文末節聖人之所以窮神知化者也夫禮者學之實地也繇敬而後可以學禮學禮而後有所據依三百三千而一毫之不準皆敬之不至而吾之心不盡也一毫之不盡則其運用變化之際必有肆而不約者矣繇此言之禮者天則也果非聖人之所能爲也

論語一書無非下學之事也學者求其上達之說而不得則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見長又從而爲之辭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嗚呼此其所以終身讀之而墮於榛莽之中而猶自謂其有得也夫道之在天下無本末無內外聖人之言烏有舉其一而遺其一者乎舉其一而遺其一則是聖人猶與道爲二也然則論語之書若之何而讀之曰用明於內汲汲於下學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功深力到則他日之上達無非今日之下學也於是而讀論語之書必知通體而好之矣亮於此書固終身之所願學也方將與諸君商榷其所向而戒塗焉

孟子

昔先儒有言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此私心也嗚呼私心一萌而吾不知其所終窮矣先王之時禮達分定而心有所止故天下之人各識其本心親其親而親人之親子其子而子人之子其本心未嘗不同也周道衰而王澤竭利害興而人心動計較作於中思慮營於外其始將計其便安而其終

至於爭奪誅殺毒流四方而未已孟子生於是時憫天下之至此極謂其流不可勝救惟人心一正則各循其本而天下定矣況其勢已窮而將變變而通之何啻反掌之易孟子知其理之甚速而時君方以爲迂吾是以知非斯道之難行而人心之難正也故善觀孟子之書者當知其主於正人心而求正人心之說者當知其嚴義利之辨於毫釐之際嘗試與諸君共之

箴銘贊

卷十

龍川集

八

藏板 退補齋

上光宗皇帝鑒成箴

五閏失馭僞主僭竊綱常絲棼宇縣瓜裂干戈日尋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爲民設受命之日兵刃不血痛茲版圖尙爾割截丙夜不安往就普說獨立門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莫我敢遏首征揚州重進誅亟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屈爰取荆南繼冲悚懾一鼓孟昶蜀城斯拔徂征嶺南劉鋹面縛馳使江南李煜踈踏傳檄吳越錢俶納國十餘年聞憂慮危慄頭若蓬葆雨沐風櫛

東征西伐天下始一解兵脩貢降王在列施榜麻鞋
緣布衣褐訓練六軍法度陞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
親征河東督勵士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寬赦
繼元乃伏收復漳泉洪進屏息真宗嗣之二祖是法
契丹來寇人心業業決意親征俯從準策親御鞍馬
躬秉黃鉞白旄一麾王師奮發我氣既盈虜氣斯竭
稽首請和干戈載戢譬以禍福實賴臣弼於皇仁祖
善繼善述末幾元昊在西復悖謀臣勇將連年討伐
邊民既困國用亦乏厥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嶺東西

卷十 龍川集

九

退補齋藏板

擾擾數月以時討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
二帝北巡狼巢熊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面
驚弦慘骨國祚若旒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
匆遽渡江心膽欲折皇天降監風濤安帖所至成市
暫都於浙顏亮凶醜震撼六合投筆采石意謂無越
幸而倒戈自取夷滅壽皇履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
孝心尤切二十八載終始無缺高宗上僊哀號哽咽
四方來觀其容慘怛王業艱難坦然明白今王嗣位
祖宗是則無洒于酒無沈于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

敗人之德以宰相爲腹心以臺諫爲耳目以將帥爲爪牙以尙書爲喉舌登崇俊良斥退姦桀勿謂天高常若對越勿謂民弱實關治忽勿俾禍起於蕭牆勿使患生於倉卒勿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以虧國律勿侮老成之人勿貴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謂嘽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逆盡孝乃明主之治論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人心不可拂傾耳乎公卿之言游心乎帝王之術勿謂和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

卷十

龍川集

十

退補齋藏板

已得而不恤乎小失當效禹王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桀瑤臺瓊室勿效商紂斲涉剖直如履薄冰深虞沒溺如馭六馬切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絕芽蘖勿謂小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王惟戒茲民罔不悅草茅作箴敢告司闕

耘齋銘

爲剡中任氏兄弟作

人生而靜動則有遷非物使之人心則然耳目鼻口實動之權聖踐而聖賢治而賢槁木不生死灰不然甚活者人鳶魚天淵敬而無失奉以周旋喜怒哀樂

又何惡焉士之於學農之於田朝斯夕斯舍是奚安
去其害苗則心之偏耘之又耘嘉種易捐不計其收
懼其不虔不虔不力誤我豐年工貴其久業貴其專
凡爾君子相與勉旃

力齋銘

爲何晦之作

厥初生民必完其力力完於心乃見天則形顧分之
與物交役若忘若遺弗覺弗克語汝力乎明以內飭
惡也則臭善如好色下學之功舉用其極此顏子所
以欲罷不能而樊遲所以先難而後獲也

卷十

龍川集

十一

退補齋
藏板

受齋銘

往則俱往來則俱來義苟精矣動靜必偕心之廣矣
亦可懼哉天下雖大吾安厥齋

朱晦庵畫像贊

體備陽剛之純氣含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
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捺不住寫
之雲臺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正命

辛稼軒畫像贊

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荷載

四國之重出其毫末翻然震動不知鬚鬢之既斑庶
幾膽力之無恐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撓
弗濁澄弗清豈自爲將相之種故曰眞鼠枉用眞虎
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爲天寵也

卷十

龍川集

士

退補齋藏板

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爲天寵也
四國之重出其毫末翻然震動不知鬚鬢之既斑庶
幾膽力之無恐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撓
弗濁澄弗清豈自爲將相之種故曰眞鼠枉用眞虎
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爲天寵也

龍川文集卷之十一

策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廷對

朕以涼菲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祇翼思所以
遵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臨政五年于茲而
治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
之意未孚耶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
其志者不爲不勤而偷惰之習猶未盡革獄民
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爲不謹而冤

卷十一

龍川集

一

退補齋
藏板

濫之弊或未盡除意者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
虛文則弗畏乎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於
野俗固美矣然讒說殄行迺以爲慮畫衣冠異
章服而民不犯刑旣措矣然怙終賊刑必使加
審何也得非薰陶訓厲自有旨歟今欲爲士者
精白承德而趨向一於正爲民者遷善遠辜而
訟訴歸於平名賓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僞私
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節儉正直之誼興
行於庶位哀矜審克之惠周浹於四方果何道

以臻此子大夫待問久矣咸造在庭其爲朕稽
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俗清刑罰
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條陳之朕將親覽

臣對臣聞人主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
人故人皆可以爲堯舜而昔人謂其以己而觀之者
天地之性本同也夫天祐下民而作之君作之師禮
樂刑政所以董正天下而君之也仁義孝悌所以率
先天下而爲之師也二者交脩而並用則人心有正
而無邪民命有直而無枉治亂安危之所由以分也

卷

龍川集

二

退補齋
藏板

堯舜三代之治所以獨出於前者君道師道無一
之或闕也後世之所謂明君賢主於君道容有未盡
而師道則遂廢矣夫天下之事孰有大於人心之與
民命者乎而其要則在夫一人之心也人心無所一
民命無所措而欲論古今沿革之宜究兵財出入之
數以求盡治亂安危之變是無其地而求種藝之必
生也天下安有是理哉臣恭惟皇帝陛下謙恭求治
常若不及深念夫人心之不易正而民命之未易生
全也進臣等布衣於廷而賜以聖問曰朕以涼菲承

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祗翼思所以遵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臣竊嘆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眾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而聖問又曰臨政五年于茲而政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耶臣於是知陛下求治若不及之心如天之運而不已也臣聞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推其本原則曰克

章

龍川集

三

長浦齋藏板

儉克勤不自滿假而已今時和歲豐邊鄙不聳亦幾古之所謂小康者陛下猶察其治之不加進澤之不加廣而欲求其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民命之未易生全也臣請爲陛下誦君道師道以副陛下求治不已之心焉夫所謂教化之實則不可以頰舌而動之矣仁義孝悌以盡人君之所謂師道可也所謂號令之意則不可以權力而驅之矣禮樂刑政以盡人君之所謂君道可也夫天下之學不能以相一而一道德以同風俗者乃五皇

極之事也極曰皇而皇居五者非九五之位則不能以建極也以大公至正之道而察天下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者悉比而同之此豈一人之私意小智乎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以會天下於有極而已吾夫子列四科而厠德行於言語政事文學者天下之長俱得而自進於極也然而德行先之者天下之學固由是以出也周官之儒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亦以當得民之二條耳而二十年來道德性命之學一興而文章政事幾於盡廢其說旣偏而有志之士蓋嘗患

卷上

龍川集

四

退補齋藏板

苦之矣十年之間羣起而沮抑之未能止其偏去其偽而天下之賢者先廢而不用旁觀者亦爲之發憤以昌言則人心何繇而正乎臣願陛下明師道以臨天下仁義孝悌交發而示之盡收天下之人材長短小大各見諸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無一之或廢而德行常居其先蕩蕩乎與天下共繇於斯道則聖問所謂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爲不勤而偷惰猶未盡革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皇極爲名而取其偷惰者而用之以陰消天下之賢者則

風俗日以偷而天下之事去矣夫天下之情不能以自盡而執八柄以馭臣民者乃六三德之事也強弱異勢而隨時弛張者人主所以獨運陶鈞而退藏於密者也用玉食不可同之勢而察威福之有害於家凶於國者悉取而執之此豈臣下之所得而褻用乎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以明刑法之適平而已吾夫子爲魯司寇民有犯孝道者不忍置諸刑其說以爲教之不至則未庸以殺而少正卯則七日而誅之蓋動搖吾民不可一朝居也周官之刑平國用中典蓋不

卷十一

龍川集

五

退補齋藏板

欲自爲輕重耳而二三十年來罪至死者不問其情而皆附法以讞往往多至於幸生其事旣偏而平心之人皆不以爲然矣數年以來典刑之官遂以殺爲能雖可生者亦傳以死而廟堂或以爲公而盡從之使奏讞之典反以濟一時之私意而民命何從而全乎臣願陛下盡君道以宰天下禮樂刑政並出而用之凡天下奏讞之事長案碎欸盡使上諸刑寺其情之疑輕者馭就寬典至其無可出而後就極刑皆據案以折之不得自爲輕重則聖問所謂獄民之大命

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爲不謹而冤濫之弊或未盡除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福威在已而欲一日盡去其冤濫人之私意固不可信而吾能自保其無私乎不如付之有司之猶有準繩也聖問又曰意者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虛文則弗畏乎臣以爲人主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安有吾身之既至而天下之終不可化者乎臣願陛下明師道君道以先之而已此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也臣伏讀聖策曰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於野俗固美

卷五

龍川集

六

退補齋藏板

矣然讒說殄行迺以爲慮臣有以見陛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也昔者堯舜以師道臨天下苟可以救之者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說之橫入於人心者謂之讒說行之高出於人心者謂之殄行人心之危說有以橫入之則受矣行有以高出之則伏矣此所謂震驚而堯舜之所憂也故必有納言之官使王命民言交出迭入而得以同歸於道而天下之學一矣及周之衰天下之學爭起肆出不能相下而向之所謂讒說殄行者一變而爲鄉原務以浸潤於人心自納於流

俗天下之學既不能以相一而其勢不屈而自歸孔孟蓋深畏之以其非復堯舜之時所嘗有也願陛下畏鄉原甚於堯舜之畏讒說殄行則人心之正有日矣臣伏讀聖策曰晝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既措矣然怙終賊刑必使加審何也臣有以見陛下深知民命之未易生全也方堯舜以君道宰天下禹平水土稷降播種民固已樂其有生矣而皐陶明刑以示之塞其不可由之塗使得優游於契之教伯夷之禮天下之人皆知禹夷稷契之功而皐陶之所以入於

卷十一

龍川集

七

退補齋藏板

人心者隱然而不可誣也後世之爲天下者刑一事而已矣寬簡之勝於微密也溫厚之勝於嚴厲也其功皆可言而皐陶不言之功則既廢矣夫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笞肆赦怙終賊刑官刑既如彼教刑又如此情之輕者釋以財情之誤者釋以令凡可出者悉皆出之矣其所謂怙終賊刑者蓋其不可出者也天下之當刑者能幾人後世之輕刑未有如堯舜之世者也願陛下考堯舜之所以輕刑之繇則民命之全可必矣而聖策又曰得非薰陶訓厲自

有旨歟臣之所以反覆爲陛下言之者苟盡師道則薰陶在其中苟盡君道則訓厲不足言矣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豈能出吾道之外哉仁義孝悌禮樂刑政皆其物也臣伏讀聖策曰今欲爲主者精白承德而趨向一歸於正爲民者遷善遠罪而訟訴歸於平臣有以見陛下之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也彼亦何忍以異類自爲哉而聖策又曰名賓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僞私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則聖意不免於小疑矣然而天下之學貴乎正天下之情貴乎

卷十一

龍川集

八

退補齋藏板

平其終固未嘗不歸於厚也夫今日之患正在夫名實是非之未辯公私愛惡之未明其極至於君子小人之分猶未定也伊尹論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其說近矣而漢之谷永其言未嘗不逆唐之李泌其言未嘗不順則人心庸有定乎孟子論國人皆曰賢必察見其賢而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必察見其可殺而後殺之其說密於伊尹矣然爲人上者何從而得國人之論也凡今之進言於陛下之前者孰不自以爲是而自以爲公哉

陛下亦嘗察輿論之曰賢者而用之矣然而人之分量有限其心未能盡平也未能舉無私也小人乘間而肆言以爲公力抵以爲直陛下亦不能不惑之矣遂欲兩存之以爲平薰猶決無同器之理也名實是非當日以淆而公私愛惡未知所定何望夫風俗之正而刑罰之清哉陛下見其賢而用之舉動之小偏則勿行而已耳君臣固當相與如一體也何至有肆讒之人以恐懼其心志而徬徨其進退哉陛下苟能明辯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則治亂安

李

龍川集

九

退補齋藏板

危於是乎分而天下之大計畧定矣風俗固不期而正刑罰固不期而清也清白承德遷善遠罪直其細耳而聖策又曰節儉正直之誼興行於庶位哀矜審克之惠周浹於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其要在於辯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其道則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而已陛下三載一策多士宜若以踵故事也宜若以爲文具也草茅亦以故事視之以文具應之過此一節則異時高爵重祿陛下不得而靳之矣陛下圖其名而草茅取其實此豈

國家之所便哉正人心以立國本活民命以壽國脉
二帝三王之所急先務也陛下用以策士則旣不鄙
夷之矣於其未又復策臣等曰子大夫待問久矣咸
造在廷其爲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
風俗清刑罰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條陳之朕將親
覽臣有以見陛下必欲正人心全民命以盡君師之
道而自達於二帝三王之治而後已顧臣何人豈足
以奉大對臣竊觀陛下以厚處其身而未嘗薄待天
下之人旣得正人心全民命之本矣而猶欲臣稽古

卷十

龍川集

十

退補齋
藏板

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夫以厚處身之道豈有窮哉使
天下無一人之有疑焉可也陛下之聖孝雖曾閔不
過而定省之小奪於事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卽
曰如故而疑者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爲無已
也陛下之英斷自天不借左右以辭色而廢置予奪
之不當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終無所假而疑者
亦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爲無已也雲上於天
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而九五之需于飲食者待時以
有爲當於此乎需也豈以陛下之聖明而有樂於此

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
四方而六五之出涕沱若戚嗟若兩明相照撫心自
失而不敢以敵體也豈以陛下之英武而肯鬱鬱於
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臣願聖孝日加於一日
英斷事踰於一事奮精明於宴安之間起心志於謙
抑之際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而陛下終爲壽皇繼
志而述事則古今之宜莫便於此治化之本莫越於
此同風俗以正人心清刑罰以全民命而明效大驗
可以爲萬世無窮之法其本則止於厚處其身而已

卷一

龍川集

十一

送補齋
藏板

詩不云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而子
思亦曰純亦不已夫以厚處其身豈有窮哉臣昧死
謹上愚對

國子

國家之本末源流大臣之所講畫而士大夫之所共
守也公卿大夫之本末源流子弟之所習聞而建官
設學之所教詔也夫天下之賢才豈固不若公卿大
夫之子弟哉國中之學不以及天下之士者國家之
本末源流非可以人人而告語之也集天下之士而

會之京師非所以養其重厚質實之意也以天下之
學養天下之士爲之規矩準繩命有司而賓興之豈
將以銷天下豪傑之心哉天下而有豪傑特立之士
卓然不待教詔而知國家之本末源流者彼固不能
自揜於賓興之際矣猶將養其望實以待天下之既
孚然後舉而加諸上位先王之所以處天下之士固
已無負矣而公卿大夫之子弟近在王朝之左右者
吾旣尊禮其父兄而眾庶共見矣其子弟猶吾之子
弟也使之共處而教之大司樂與其屬以樂而和平

卷十一

龍川集

十一

退補齋
藏板

其心是成德達財之道也師氏天子之所以長善而
救失者則又以中失之事而語國之子弟其於國家
之本末源流固已如身嘗而親歷之矣故其適子往
往可以繼世爲卿而諸子之官又集其庶子而教之
以道德肅之以戒令平居則考其藝能緩急則部以
軍法凡在王朝之左右者無非可用之才也教其子
弟而吾自用之非若漢法待其父兄任以爲郎也雖
重嫡以節其餘又豈能禁其異時不舉任之哉東漢
之置五經師以教四姓小侯唐分四學以官品而教

其子弟蓋亦足以加惠於公卿士大夫矣教養之無法而時變之易移終亦不免假四方游士以爲盛也東漢之衰不足道矣而唐之盛時已如此奈之何其變之不亟哉本朝監學之法雖參以天下之士而於國子加厚矣蓋愛禮存羊以有待也呂汲公號爲傑然有識之士不知舉先王教養國子之法而欲於階官加左右二字以勉厲之不究其本而齊其末徒以啟後來之紛紛也今朝廷之選用固已無間於文武若奏補矣因其父兄之所任冀其自學而任使之而

卷十一

龍川集

三

退補齋藏板

教學之法闕然不聞故雖不學而從政者舉世安之而不以爲異尙烏望其習熟國家之本末源流哉然國子猶置博士正錄則其文之一二猶存也今以場屋一時之弊將使國子若待補者試之別頭則其文從此盡廢矣況未能復其實而忍棄其文乎上方以山林之士不能習知國家之本末徒爲紛紛以亂人聽而有意於國之子弟於斯時也而舉先王教養國子之法奚患不行況其一二之遺文豈可以其一時之弊而遂廢之哉士大夫之囑託其子弟太祖皇帝

之所以警陶穀者尙可覆也何至倉卒變法而類若
亡具乎集天下之士而養之京師非良法也人情之
既安者未可改也太學之加厚於國子猶美意也天
理之不可無者獨可輕變乎草茅之論不敢以私而
害公執事不可以公而自嫌於私也其爲今日卒言
之

傳注

昔者孔子適周而觀禮上世帝王之書蓋亦無所不
睹矣包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始開天地而建人極其

卷十一 龍川集

四

退補齋藏板

大者固已爲百王之所不可廢而風俗之尙朴法度
之尙簡也故其書不可存而存其大者易所載十三
卦聖人是也而易之書則天地古今之變備矣帝王
始因時立制可以爲萬世法程而百王之綱理世變
者自是而愈詳故裁而爲書三代損益之變後世聖
人將有考焉而夏商之書杞宋特不足證於是始定
周禮又參考周家風俗之盛衰與其列國離合之變
刪而爲詩其於周可謂詳矣又取累聖之所以宣天
地之和者列爲樂書而又傷春秋之變遂不可爲也

齊威晉文之伯首變三代之故而天地之大經從此廢矣聖人之所以通百代之變者一切著之春秋六經作而天人之際其始終可考矣此聖人之志也而王仲淹實知之九師三傳齊韓毛鄭大戴小戴與夫伏生孔安國之徒其於六經之文窮年累歲不遺餘力矣師友相傳考訂是非不任胸臆矣而聖人作經之大旨則非數子之所能知也天下而未有豪傑特起之士則世之言經者豈能出數子之外哉出數子之外者任胸臆而侮聖言者也彼其說之有源流也

卷十一

龍川集

五

退補齋藏板

歷盛衰之變也合前後之智也於聖人之大者猶有遺也納天下之學者於規矩之內吾未見其舍注疏而遽能使其心術之有所止也當漢唐之盛時學者皆重厚質實而不爲浮躁儇淺之行彼其源流有自來矣祖宗之初不以文字卑陋爲當變而以人心無所底止爲可憂故天下之士惟知誦先儒之說以爲據依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是以重厚質實之風往往或過於漢唐盛時其後景祐慶歷之間歐陽公首變五代卑陋之文奮然有獨抱遺經以究終始之意

終不敢捨先儒之說而猶惓惓於正義蓋其源流未遠也嘉祐以後文日盛而此風少衰矣極而至於熙豐之尚同猶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志以侮玩聖言也聖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曲折之際則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畧其源流而不論乎無怪乎人心之日偷而風俗之日薄也然考之三朝未嘗立法也而天下之學者知以注疏爲重則人心之向背顧上之人如何耳夫取果於未熟與取之於既熟相去旬日之間而其味遠矣將以厚天

卷十一

龍川集

六

退補齋藏板

下學者之心術而先啟其紛紛則又執事之所當慮也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豈忠厚者之論乎盍亦思所以先之

江河淮汴

自鴻荒以至於堯天下之水未有所歸也故洪水之患特甚堯獨有憂之當是時天下之善治水者未有過於鯀者也四嶽舉之堯不敢以其方命圯族而置之昔者三載嘗考績矣其導一水築一渠蓋亦未嘗不得其便利也惟其不能以公天下之心觀天下之

大勢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趨故雖有一水一渠之功而三載之間會眾流以課之則終於無成而已故曰絲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及禹以公天下之心而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趨水之大者莫如河使天下之水有所歸而河亦安流而入於海其導河之功力爲不少矣大要行其所無事也故歷三代而河不爲患自齊威公利河之地以居民而強其國而河始失其故道矣禹於滎澤之下嘗引河流以注東南而通淮泗蓋其肢脉猶未盛也自秦決浚儀

卷十一

龍川集

七

退補齋藏板

以灌大梁而并天下而河汴始分流矣漢承齊秦之後而受河之患爲尤劇蓋必有禹之遺智而後可以治當時之水然其議臣之講求若東流北流之說賈生韓生之論雖或足以爲一時之便利揆之古義是皆汨陳其五行者也烏足以動天而回河乎及承平之間河流旣塞始築汴渠而又脩浚儀渠焉其後隋大業中大開通濟之渠而河汴達於淮泗者始安流而無礙是以東南轉輸相繼而上本朝都陳畱而宿重兵以爲固其資東南之粟者不知其幾千萬石故

置發運使以漕之而浚渠之功爲不細矣故本朝受河之患無以異於漢而受汴渠之利則自漢以來未之有也豈水無常勢而亦因時以爲利害乎今汴渠已塞矣異時版圖之復其言河者豈可復以往事論其亦以公天下之心而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以相其所趨則必有以處之矣

量度權衡

昔伏羲氏始畫八卦因象以明理雖天地之正數而未嘗以語人也制器者尙其象而豈數之云乎象一

卷十一

龍川集

六

退補齋藏板

示而數存乎其間矣當是時風氣未開人物尙朴觀象之妙蓋不必推數而後知也故言數者歸之律歷之學而更閱羣聖皆以觀象爲窮天地之蘊雖孔子既知之矣而不以爲常言也漢至建元元狩之間而數家之學始盛其說以爲數始於一成於三三而積之得八十一而黃鍾之律生焉度起於黃鍾之長者也量起於黃鍾之侖者也權起於黃鍾之重者也演而爲歷推而尙象合而爲春秋三統四時列而爲皇極三德五事以五乘十而爲大衍之數道數之宗也

而道據其一所以別道於數也數固四者之宗也而
列而爲五所以偶數於器也苟非道以主之則天下
之數何能生生而不窮天下之器何能分別而爲用
言數而不知道者眞星官厯翁之學耳寸極於九以
爲黃鍾之管三微成著以別度之分上三下二以示
量之狀寸爲十八以極權之數是皆數也而有理焉
數可演而理亦可闡也洛下閎諸人推其數揚子雲
獨因其數而闡其理顏師古之釋釋其數耳不明其
理而釋其數庸詎知其數之果不悖乎學者當於太
玄而求之先儒以爲五十有五乃天地之正數陰無
一陽無十陰縮陽贏或乘或除以盡數之變故參天
兩地而倚數是非數之正而所以盡其變也律生而
爲度量權衡制器以盡天下之變是豈可以常法而
論其相生相成之義乎姑以謝明問而已

銓選資格

有察舉而後有銓選有銓選而後有資格天下之變
日趨於下而天下之法日趨於詳也方漢魏之察舉
也豈以銓選爲可行哉察舉之不免於私則亦嚴其

課試之法而已矣課試之有法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選之歸於吏部固其勢之所必至也及隋唐之銓選也豈以資格爲可用哉銓選之不免於弊則亦謹其注授之時而已矣注授之有時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曹之有資格亦其勢之所必至也然銓選旣行而人往往以察舉爲無用之虛名今人浸不如古故銓選猶不堪其弊而欲慕無用之虛名以求合於古而冀得人之盛是導之使爲私耳向也爲漢魏之良法而今爲虛名銓選有定制則

卷十一

龍川集

十一

退補齋藏板

其說豈易入乎然魏元同沈旣濟之徒思救銓選之弊則惓惓於郡縣之察舉奏疏論之以幸一旦之可復天下方病銓選之不定而將趨於資格亦何有於察舉哉論雖不行而識者高之蓋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徇也及資格旣用而人往往以銓選爲難守之弊法今人浸不如古故資格不能以盡防而欲舉難守之弊法以漸復前代而謂古道之有望是開之使無法耳向也爲隋唐之盛典而今爲弊法資格有定守則其說豈易入乎然慶曆間范富諸公思救磨勘

薦舉之弊欲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案百吏之情天下方病資格之未詳而將趨於成例亦何有於銓選哉事雖隨廢而論者惜之亦以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徇也然則銓曹資格之弊自慶厯以來固已患之矣其後熙寧間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宰天下按唐六典而大正天下之官其循名責實固已光乎祖宗而元祐諸臣之所不敢輕動也然而資格尙仍祖宗之舊而加詳焉及夫循名責實之意旣衰而資格之弊如故凡其大臣之所講畫議臣之所論奏往往因

卷十一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弊變法而未必盡究其立法之初意法愈詳而弊愈極積而至於今日而銓曹資格之法其弊不可勝言矣此所以上勤聖天子宵旰之慮而執事亦將進諸生而教之也夫人情不易盡而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間每以法爲恃者樂其有準繩也以名譽取人人或以虛誕應之而薦舉直以文移爲據耳天下寧困於薦舉而終以爲名譽之風不可長者所恃在法也以績效取人人或以浮僞應之而年勞直以日月爲功耳天下寧困於年勞而終以爲績效之實

不可信者所恃在法也天下方以法爲恃而欲委法以任人此雖堯舜不能一日而移天下之心也將一意而求之於法則今日之法亦詳矣聖上循名責實常以清光照臨羣下畱意民事尤以郡縣爲重而其弊猶若此則人情果不易盡而法果不足恃矣方慶歷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也及熙寧元豐之際則又以變法爲患雖如兩蘇兄弟之習於論事亦不過勇果於嘉祐之制策而持重於熙寧之奏議轉手之間而兩論立焉雖自以爲善事兩朝將使其君

卷上

龍川集

三

恩補齋藏板

何所執以爲據依哉獨張安道始終以藝祖舊事爲言不以兩朝而易其心使人主能講求其立法之初意則必因時而知所處矣藝祖承五代藩鎮之禍能使之拱手以趨約束故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兵各歸於郡而士自一命以上雖郡縣管庫之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始一矣此其圖回天下之大畧而非專恃資格以爲重也當是時宰相得以進退百官而吏部尙以身言書判爲試則猶仍銓選之舊也取人猶採名望而薦舉任用磨勘

遷轉猶未有定法 凡欲使天下之勢在我而已故朝廷尊嚴大臣鎮重 而天下之士不以進取爲能不以利口爲賢歷三朝 而士之善論時政是非利害者百不一二也豈不盛哉今吏部之資格日繁而銓選之爲虛文久矣廟堂方以資格從事下人輕上爵小臣與大計則其徇徇苟求浮僞偷惰之風不當尙求之法也愚不敏不敢輒論時政願方居今而思藝祖當資格之時而謂銓選之可復亦徒以謝明問而已

四弊

卷一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古者官民一家也農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無相通民病則求之官國病則資諸民商藉農而立農賴商而行求以相補而非求以相病則良法美意何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哉周官以司稼出斂法旅師頒興積廩人數邦用合方通財利此其事甚切而其職甚微所宜曲爲之防而周家則一切付之使得以行其意而舉其職展布四體通其有無官民農商各安其所而樂其生夫是以爲至治之極而非徒恃法以爲防也後世官與民不復相知農與商不復相資以爲用

求以自利而不恤其相病故官常以民爲難治民常以官爲厲已農商盼盼相視以虞其龍斷而已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爲哉故朝廷立法日以密而士大夫論其利害日以詳然終無補於事者上下不復相恤也嗟夫此其來豈一日之積哉郡縣困匱而其弊日又甚矣租入加耗之無算義倉支移之不時利和糴之贏取力勝之利法禁非不嚴議論非不切而郡縣恬若不聞而行之若當然者天下之官豈無一人有志於民哉聖天子宵旰仄席憂勤於上夫亦何忍

卷一

龍川集

古

退補齋藏板

爲此而郡縣之用賴此僅足枝梧夫使官兵一切不論而獨存大信於斯民自大賢猶或難之而況其官民農商盼盼相視之時乎夫亦正其本而已矣郡縣畧就從容而後示以官民相恤之義不待夫事爲之法而猶可濟也不然則上有其意下無其實回環四顧網如凝脂終於相蒙而又何尤焉雖然善言弊事者未有詳於今世者也而治道之不知時變之不究其說雖若可聽其事雖若可行原始要終而卒歸於無用譬如枝撐弊屋而不救於一日之摧不獨於四

者之弊爲然也財利之本源法制之根柢增損盈虛之變先後參酌之宜講究而推行之使天下之財日以裕郡縣之用日以足則區區四弊一郡官之責耳何足以煩議臣之講論推究與夫朝廷之文書約束而明問復以下詢哉張文定公以爲祥符以來萬事隳弛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旣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旣窘而政出一切大商姦民乘時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其後神宗皇帝獨留意於租賦之入郡縣之藏而常平義倉之法尤爲詳備元符以後支移借用不復舊典而神宗之法又壞矣渡江以來於財計之遠者大者猶有遺恨士大夫置而不攷而獨四弊之足言乎方將從執事問其本末而未暇也

變文法

古人重變法而變文猶非變法所當先也天下之士豈不欲自爲文哉舉天下之文而皆指其不然則人各有心未必以吾言爲然也然不然之言交發並至而論者始紛紛矣紛紛之論旣興則一人之力決不

能以勝衆多之口此古人所以重變法而尤重於變
文也然則文之弊終不可變乎均是變也審所先後
而已矣夫文弊之極自古豈有踰於五代之際哉卑
陋萎弱其可厭甚矣藝祖一興而恢廓磊落不事文
墨以振起天下之士氣而科舉之文一切聽其所自
爲有司以一時尺度律而取之未嘗變其格也其後
柳仲塗以當世大儒從事古學卒不能麾天下以從
己及楊大年劉子儀因其格而加以瑰奇精巧則天
下靡然從之謂之崑體穆脩張景專以古文相高而

卷十

龍川集

美

退浦齋
藏板

不爲駢儷之語則亦不過與蘇子美兄弟唱和於寂
寞之濱而已故天聖間朝廷蓋知厭之而天下之士
亦終未能從也其後歐陽公與尹師魯之徒古學旣
盛祖宗之涵養天下至是蓋七八十年矣故慶厯間
天子慨然下詔書風厲學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亦翕
然丕變以稱上意於是胡翼之孫復石介以經術來
居太學而李泰伯梅堯臣輩又以文墨議論游泳於
其中而士始得師矣當是時學校未有課試之法也
士之來者至接屋以居而不倦太學之盛蓋極於此

矣乘士氣方奮之際雖取三代兩漢之文立爲科舉
取士之格奚患其不從此則變文之時也藝祖固已
逆知其如此矣然當時諸公變其體而不變其格出
入乎文史而不本之以經術學校課士之法又往往
失之太畧此王文公所以得乘間而行其說於熙寧
也經術造士之意非不美而新學字說何爲者哉學
校課試之法非不善而月書季考何爲者哉當是時
士之通於經術者神宗作成之功而非盡出於法也
及司馬溫公起相元祐盡復祖宗之故而不能參以

公

龍川集

卷

退甫齋
藏板

熙寧經術造士之意取其學校課試之大畧徒取快
於一時而已則夫士之工於詞章者皆祖宗涵養之
餘而非必盡出於法也紹聖元符以後號爲紹述熙
豐亦非復其舊矣士皆膚淺於經而爛熟於文其間
可勝道哉中興以來參以詩賦經術以涵養天下之
士氣又立太學以聳動四方之觀聽故士之有文章
者德行者深於經理者明於古今者莫不各得以自
奮蓋亦可謂盛矣然心志旣舒則易以縱弛議論無
擇則易以浮淺凡其弊有如明問所云者固其勢之

所必至也議者思所以變之其意非不美矣而其事則藝祖之所難而嘉祐之所未及也夫三年課試之文四方場屋之所係此豈可以一朝而變乎然學校之士於經則敢爲異說而不疑於文則肆爲浮論而不顧其源漸不可長此則長貳之責而主文衡者當示以好惡而不在法也昔慶歷有胡翼之學法熙寧有王文公學法元祐有程正叔學法今當請諸朝廷參取而用之不專於月書季考以作成大學之士以爲四方之表儀則祖宗之舊可以漸復豈必遽變其文格以驚動之哉古人重變法而尤重於變文則必有深意矣不識執事以爲如何

制舉

設科以取士而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也夫決科之士滿天下豈必皆常才而非非常之士亦或在其中矣獨制舉得以擅其名者豈古之賢君其待天下之士如是之薄哉彼其以一身臨王公士民之上其於天下之故常懼其有闕也自公卿等而下之以至於郡縣之小官科目之一士莫不各得以其言自通然猶

懼其有懷之不盡也故設爲制舉以詔山林朴直之士使之極言當世之故而期之以非常之才彼其愛是名也宜何以自異於等夷則亦將盡吐其蘊凡天下之所不敢言者一切爲吾君言之以報其非常之知焉然後人主可以盡聞其所不聞恐懼脩省以無負天下之望則古之賢君爲是設科以待非常之才者其求言之意可謂切矣豈徒爲是區別而已哉五季之際天下乏才甚矣藝祖一興而設制科以待來者至使草澤得以自舉而不中第者猶命之以官以

卷十一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藝祖之規模恢廓固非飾法度以事美觀誠得夫古者設制科之本意而求言之心不勝其汲汲也雖當時才智之士其所見不能有補於聖明歷太宗眞宗而涵養天下之日旣久及天聖間仁宗再復制科而富韓公首應焉其後異人輩出仁宗旣用以自輔而其餘者猶爲三代子孫之用及熙寧之初孔文仲呂陶猶能極論新法以伸天下敢言之氣雖制科卒以此罷藝祖之規模宏廓其所庇賴後人多矣而仁宗實當其盛時也元祐旣復之而紹聖以後又罷之

及上皇中興首設制舉以行藝祖之志而士病於記
問莫有應者肆我主上切於求言而畧其記問士始
奮然以應上之求其於國家之大畧當世之大計人
之所不敢言而上之虛佇以待者固將無所不聞矣
而執事方以董仲舒劉蕡所對之緩急而論者皆有
遺憾發於問目豈將酌其中以警夫非常之士邪夫
言之難也久矣要之以其君爲心則其言之緩急無
不當於時也漢武帝英明願治之主也負其雄才大
畧欲挈還三代之盛而漢家制度之變亦其時矣仲
舒以爲漢雜伯道以維持未安之天下天下旣安而
教化猶未純也勸帝以更化而更革之際豈可任意
而爲之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故緩其言使武帝
舒徐容與因天下所同欲而更其所當先者豈敢以
一毫奮厲之氣而激武帝之雄心哉仲舒之言雖緩
而實切於時者以武帝爲心也夫豈計其合不合哉
異時固已甘心於膠西矣唐文宗恭儉少決之主也
乘主威不振之後欲有所爲而輒復畏縮而北司之
患至是蓋亦極矣蕡爲肅宗代宗德宗失柄於北

司元和之痛臣子不可一朝安也勸帝聲其罪而討之而斷決之際豈可以陰謀而自陷於不直哉社稷之大計非小故故贊急其言使文宗奮厲果敢因天下所同欲而易致如反手豈敢徐步拯溺以待文宗之自悟哉贊之言雖急而實審於時者以文宗爲心也夫豈計其第不第哉彼其見黜固宜矣而恨文宗之不一見也論者病仲舒之不切而咎贊之疏直是殆未知其心耳夫當世之務亦多矣必其以君爲心然後其言之緩急當於時言之緩急當於時而後不負於國家非常之求哉

子房賈生孔明魏徵何以學異端

異端之學何所從起乎起於上古之濶畧而成於春秋戰國之君子傷周制之過詳憂世變之難揀各以己見而求聖人之道得其一說附之古而崛起於今者也老莊爲黃帝之道許行爲神農之言墨氏祖於禹而申韓又祖於道德其初豈自以爲異端之學哉原始要終而卒背於聖人之道故名曰異端而不可學也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天資旣高目力自

異得一書而讀之其脫穎獨見之地不能逃而背戾之所亦不能以惑我也得其穎脫而不惑乎背戾一旦出而見於設施如兔之脫如鶻之擊成天下之駿功而莫能禦之者此豈有得於異端之學哉其說有以觸吾之機耳使聖人之道未散而六經之學尙明極其天資目力之所至伏而讀其書以與一世共之當掩後世之名臣而奪之氣而與三代之賢比隆矣子房孔明蓋庶幾乎此者也賈生不得自盡於漢而魏徵有以自見於唐亦惟其所遭耳子房爲高帝謀

卷十一 龍川集

三

退補齋藏板

臣從容一發動中機會而嘗超然於事物之外此豈圯下兵法之所有哉孔明苟全於危世不求聞達三顧後起而惓惓漢事每以天人之際爲難知管樂功利之學蓋未能造此室也天資之高目力之異卓然有會於胸中必有因而發耳賈生於漢道初成之際經營講畫不遺餘慮推而達之於仁義禮樂無所不可申韓之書直發其經世之志耳魏徵於太宗求治如不及之時從容議論有過必救有善必達雖禮樂之未暇而治體蓋亦畧盡縱橫之學直發其遇合之

機耳豪傑之士天資之高目力之異未可以一書而律之也嗟夫使聖人之道未散六經之學尙明而皆得以馳騁於孔氏之門由賜游夏不足進也昔者聖人厯觀上古之書商周之典禮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歎其前之不足爲法而傷其後之不可復知所以塞異端之原而使其流之無以復開也而春秋戰國之君子卒取唐虞以上不足存之說以馳騫於世則孔子之慮誠遠矣然而詩書執禮乃孔子之所雅言日與羣弟子共之者而易春秋不與焉何以發豪傑不羣之志哉子路以爲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深排而力斥之以爲非教人之常也宜其律天下豪傑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乃上許管仲以一正天下之仁下許顏子以四代之禮樂是殆其他未有以當孔氏之心耳賈生魏徵可也吾是以三歎於子房孔明焉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獨名於漢唐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聖賢之生亦有定理而君臣相遭亦有定數乎夫是以知天人之

卷一

龍川集

三

退補齋藏板

難合也蓋至於吾夫子有扶天下之道有正四代禮樂之志而時君方驚於功利有道不合有志不遭而徒能歎鳳鳥之不至周公之不復夢見而定理之不應定數之不驗孟子所以復歎其未有疏於此時而傷其數之過知天下息肩之日尙遠而聖賢相遭之期猶未也時日愈疏世變愈下使其相遭則君非昔者之君臣非昔者之臣徒以當方來之數而無復三代之盛矣孟子之嘆蓋嘆此也自漢而言之則蕭曹之遇高祖丙魏之遇宣帝蓋可謂漢家遇合之盛矣

卷一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自唐而言之則房杜之遇太宗姚宋之遇明皇亦可謂唐家遇合之盛矣其一時君臣之遇合足以扶斯世而蘇生民貽謀方來而光映前古其所謀謨成就後世皆莫之先也而卒有愧於三代豈其期運不接源流不繼而天人之際至難合歟何治道之遂疎濶也周室之衰以迄于秦天下之亂極矣斯民不知有生之爲樂而急於一日之安也高祖君臣獨知之三章之約以與天下更始禁網疎濶使當時之人濶步高談無危懼之心雖禮文多闕而德在生民矣曹參

以清淨而繼畫一之歌此其君臣遇合之盛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魏相之奉天時行故事丙吉之不務苛碎不求快意以供奉宣帝寬大之政亦不負君臣之遇合矣唐承隋舊其去隋文安平之日未遠天下不能無望於紀綱制度之舉而致治之隆也太宗君臣獨知之興仆植僵以六典正官以進士取人以租庸調任民以府衛立兵雖禮樂未講而天下之廢畧舉矣房杜謀斷相先而卒與其濟斯美此其君臣遇合之盛亦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姚崇之遇事立斷

卷一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宋璟之守正不阿以共成明皇開元之治亦不負君臣之遇合矣自漢唐以來雖聖人不作而賢豪接踵於世有如賈生之通達國體董生之淵源王道欲揭其君於三代之隆其君亦既知之而卒於不遇而第五倫李固之徒亦班班自見於東都而無復君臣遇合之盛亦可爲漢家天時人事之難矣有如陸贄之論諫仁義李泌之惓惓古制欲使其君爲不世出之主其君亦嘗用之而終於不盡而杜黃裳裴度之徒亦各有以自見於世而無復君臣遇合之盛亦可爲

唐家天時人事之難矣夫君臣之相遭蓋天人之相
合而一代之盛際也此豈可常之事哉蓋於易否泰
之象而玩之乎

卷一

龍川集

美

退補齋
藏板

龍川文集卷之十二

三國紀年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序

自書契之興代有注記後聖有作而言動之記分矣
自當時之諸侯國各有史一言一動罔不畢載故四
方之志外史掌之天子之言動天下之幾也諸侯之
言動一國之幾也合諸侯之言動亦足以觀天下之
變焉有源有流不可遺也昔者孔子適周觀禮晚而
有述焉上古之初不可詳已著其變之大者易所載

卷二

龍川集

一

昆補齋
藏板

十三卦聖人是也至於書斷自唐虞定其深切著明
者爲百篇蓋嘗欲備三代損益之禮以待後聖是故
之杞之宋而典禮無復存者故孔子屢歎之周封二
王之後使各脩先王之禮物庶幾後世有攷焉夫豈
知其至此極哉於是始定周禮又刪取周家之詩以
具其興亡而列國之風化繫焉然後古詩之存者無
所復用矣初周室東遷而霸道興當孔子時天下邦
君猶知有王而弗克事也故孔子有東周之志焉魯
周之宗國也孔子嘗三得其幾矣魯用天子之禮樂

非周公之心也蓋孔子欲舉而還周而不克三都之不便於魯久矣大夫僭則家臣竊故樂與三家共墮之孟氏之不墮非孔子之憂也孔子之用奈何其不終哉陳恆弑其君告諸天子以及方伯而討之可以震動天下矣魯君不之聽孔子傷其變之不可爲也舉其意而寓之春秋春秋事幾之衡石世變之砥柱也故春秋易之著者也百王於是取則焉漢興九十餘載司馬遷世爲史官定論述之體爲司馬氏史記其所存高矣出意任情不可法也史氏之失其源流

卷十二

龍川集

二

退補齋藏板

自遷始矣故自麟趾以來上下千五六百年其變何可勝道散諸天地之間學者自爲紛紛矣夫善可爲法惡可爲戒文足以發其君子小人疑似之情治亂興衰之迹使來者有稽焉愈於無史矣豈可謂史法具於此哉先主君臣惓惓漢事之心庸可沒乎魏氏之代漢也得其幾而不以其道變之大者也孫氏倔強江左自爲一時之雄於是乎魏不足以正天下矣陳壽之志何取焉漢實有紀其體如傳條章不爲書也詔疏不爲志也志曰漢畧悲其君臣之志也魏實

代漢吾以法紀之魏之條章法度皆承之以有天下於是乎有書其詔若疏也有志其臣若子也吳與漢同彼是不嫌同體也志曰吳畧著其自立也合漢魏吳而附之天下不可無正也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爲三國紀年終焉嗚呼漢之有魏魏之有晉晉之有五胡讀吾書者可以知之矣

宗室 外戚 名儒 文士 近臣 刺史 守令 名將 猛將 高士 列女

漢昭烈皇帝

卷十一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陳子曰諸葛亮言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穉歸蹉跌曹丕稱帝其君臣反復於天意人事之際亦可悲哉方漢帝以山陽公賓於魏或曰崩昭烈撫膺大慟始議舉大號尙書令劉巴主簿雅茂皆以爲示天下不廣前部司馬費詩爭之尤切其畧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羈旅萬里糾合士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

心易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已入關猶逡
巡不敢當況今殿下未出門庭耶昭烈以爲非是左
遷詩部永昌從事

漢後主

陳子曰以後主之庸而處陰疑於陽之際泰然安之
而不疑雖諸葛亮之足任要豈後世之所謂庸主哉
亮死漢事不可爲矣蔣琬費禕亦相繼殂謝漢氏之
區區遺文猶不使之自託地上耶天命果可畏哉

諸葛亮

卷二

龍川集

四

退補齋
藏板

陳子曰初漢置御史大夫下丞相一等其後有侍中
中書令尙書令往往以宦者爲之成帝時始更用士
人中興雖置三公而臺閣實專國命矣昭烈在蜀以
國政歸丞相其侍中中書令尙書令有所謂僕射黃
門侍郎者更爲輔導天子之官諸葛亮以大公之道
一整綱紀明白洞達民用其情方連歲出征而平世
之文未遑具舉是以條章多闕非獨注記之失也論
者稱其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死生成敗
要何足論王者之不作天猶以爲未疏哉

龐統法正

陳子曰天下方亂劉表以同姓坐斃非望如惓惓漢事者取以駐足何名非義而況於劉璋乎當此時曹氏代漢之形成矣不取是厚其資也武王之代商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統正策士也發揚蹈厲之志非太公孰當之哉

關羽

陳子曰余論次羽事至于禁等七軍之沒未嘗不痛恨於呂蒙也當是時羽威震華夏許下之民負擔而

卷上

龍川集

五

退補齋藏板

立使羽捨樊襄陽乘銳兵徑進雖以曹公之雄豈能禁方張之勢哉兵挫堅城之下而徐晃得行其志矣諸葛亮不可出蜀龐統法正之死天真無意於漢哉

魏武帝

陳子曰東漢之衰賢人君子相繼就戮桓靈於是乎不君矣魏武猶藉漢以令天下豈高光遺澤猶有存者耶法令不必盡酌之古要以必行蓋當時苦於無政久矣漢雖終禪而剪除異已不亦勞乎其子文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參之是時非過論也

魏文帝

陳子曰世以文帝論漢孝文爲過賈誼非其失君人之度余讀其論至於欲使當時累息之民得濶步高談無危懼之心未嘗不爲之三復也於是時吳蜀爭帝中國庶幾乎息肩矣是以在位七年而謚曰文也

魏明帝

陳子曰帝生數歲武帝甚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好學多識特畱意法理口吃少言未嘗接識朝士卽位之數日獨與侍中劉曄終日款語曄出語人曰秦

卷上

龍川集

六

退補齋藏板

始皇漢孝武之傳才具微不及耳其東西征伐大營宮室之意壯矣要亦何嘗拒高堂生諸人之諫哉

齊王

高貴鄉公

常道鄉公

陳畱王

陳子曰余論次魏之本紀睹其維持王室之計矣曹爽顧足以當斯時乎王凌以齊王受制於司馬懿欲更立長君其子廣獨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以驕奢失民何晏虛華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而莫之從故雖勢震天下同日斬戮名

士減半而百姓安之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植勝已脩先朝之政令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柄未易亡也魏於是不可爲矣

荀彧

陳子曰曹公有言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使充此言不亦文若之心而天命將安所歸乎不待其定而開數百千年盜賊之謀死固有輕於鴻毛者何至不容文若一言乎齊威之心暴白於葵丘之會賴限

卷二

龍川集

七

退補齋藏板

於周制之不易裂耳其初管仲豈不知之而不忍天下之爲夷也余論次文若事具有本末蓋明於天下之大勢而通古今之變者也世徒以智計歸之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荀攸

陳子曰攸隱於智者也可以爲智矣攸不能安董卓之禍漢魏之際豈其心哉以文若之力因事以導之而卒不能正也攸於是智隱矣

賈詡程昱郭嘉董昭

陳子曰漢室再亂於賈詡終於董昭至於左右前後以成魏之霸業者豈嘉之謀爲多而曹公尤痛惜嘉之死也

始詡察孝廉爲郎以病免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已就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我死汝別埋我家必厚贖我氏盡殺餘人而釋詡時太尉段熲威震西土而詡非其外孫也詡之智大抵如此

鍾繇華歆王朗

陳子曰當曹公之末年天下無復爲異者矣及文帝山陽之際雖朗等皆以爲魏真受命也是以甘心相

卷五

龍川集

八

還補齋藏板

之而無愧色不然身爲一時儒宗豈其無恥至此乎然則吳之自立其亦差強人意也哉

陳登田疇

陳子曰登非自屈於曹公者其心直以爲爲漢耳疇卒以志義自免使登及疇時又將安所出乎以如是之資而使志士思避就之計豈不甚可惜哉

崔琰毛玠

陳子曰天下之厭亂久矣故曹公之興士無巨細咸起而附之使其聽天命之所歸二子之所以重魏者

顧不多哉

袁渙

陳子曰此皆漢末守志行義之儒也而盡爲曹公用
彼其心豈有所利哉始渙嘗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
無日矣苟天下擾攘逃將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
存惟彊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凡諸儒之所以自處者
審矣而曹公亦可謂盛哉

劉曄蔣濟劉放孫資

陳子曰以陳平之智高祖猶憂其詳於避就而緩急

卷十一

龍川集

九

退補齋
藏板

不知所仗也放資遂以社稷輸人尙何疑乎濟徒知
專任之非而不知後日之至此及當其禍卒亦不能
有所爲也曄於其間最號爲智而竟以智窮智其足
恃乎

夏侯玄季豐張緝

陳子曰夏侯太初處死生禍福之際而不動名不虛
得也而遇非其時矣二子之死義乃與太初同命尙
何憾乎

王凌令狐愚母上儉諸葛誕

陳子曰司馬氏之禍舉天下皆安之四子者獨以義死豈惟魏之純臣哉至其發不待事奮不及機遽巡就圍以冀天下之有變此所謂有忠憤而無遠畧明於義而不知其變者也而王廣亦與此禍何其悲哉

嵇康阮籍

陳子曰司馬氏非有大功於魏也乘斯人望安之久而竊其機耳籍康以英特之資心事犖犖宜其所甚恥也而羽翼已成雖孔孟能動之乎死生避就之際固二子之所不屑也

卷二

龍川集

十

退補齋藏板

司馬懿司馬昭司馬師

陳子曰以余論次司馬氏之事魏之天下非司馬氏不能安也民心要何常哉飽食以嬉不知堂廈之爲適負戴而疲勞望婆娑之木而憩焉往往忘去木固不可以久也又將安所底止乎余爲之掩涕而魏書終焉

吳武烈皇帝 長沙桓王

陳子曰武烈自奮於小吏竟摧董卓以彼忠憤何乃進退俯仰於袁術之手漢末愚儒守文之弊蓋成風

矣亦所以啟桓王之翻然翱翔者哉諸葛亮稱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然自古英豪非履險知難往往不能濟要之成敗禍福亦相生於無窮哉

吳大皇帝

陳子曰初大皇不直魏武破之赤壁末年始上書稱說天命魏武笑曰是兒欲頓吾爐火上耶然自是與之通矣文帝樂其稱臣而遂安之故坐取荊州而植功於魏有事秭歸而無後憂及吳蜀之勢儼然矣於是通好而絕魏大皇之稱號也漢衛尉陳震實來大皇與震歎血壇上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兗冀并梁屬之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

會稽王 景皇帝 歸命侯

陳子曰大皇之立國豈有中國之志哉君臣上下書江之慮精矣其流風遺澤固足以後亡也雖微歸命侯之虐寧能更長乎是以太子從其自立以著其興

廢焉

張昭周瑜

陳子曰昔吳起與田文論功至主少國疑大臣未親百姓未附之際吳起屈焉桓王屬大皇於張昭更以周瑜遺之後瑜驅馳於顛危之際昭遂廢不用何哉江東雖定而國輕矣余論次其行事使善觀國者有考焉

建安七子

孔融

陳琳

王粲

徐幹

阮瑀

應瑒

劉楨

漢興文章渾厚典雅最為近古武昭以後衰矣獨劉

卷三

龍川集

七

退浦齋藏板

向揚雄為能自拔也中興班張崔蔡相望於百七八十年之間寧獨其氣格之非是然其辭意終不近也至若建安七子之風槩似矣又爭效其長於曹公父子天固將以文其業耶及漢魏之際非復數子之所能文也曹公亦何便於此哉

鄧禹耿弇

附錄

初劉伯升死光武於漢事惓惓也持節北渡河鄧禹首建大策遂參密議連兵西征關河響動當此之時其威畧至無前也赤眉延岑獨足嬰其鋒哉帝勅使

進兵連輒敗禹念專任之不稱以疲卒徼戰不已帝
賜詔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箠笞之非諸將憂
也馮異趣往代之禹自來歸絕口不道兵事王郎之
亂及更始有詔罷兵微耿弇不決帝獨兒蓄之耳及
平齊無一不如其言意始壯之而從諸將驅馳常出
其後天下既定帝方偃武脩文膠東高密並敦儒學
弇故一將也於是自高帝以來光武最爲善保功臣
者

諸葛亮 附錄

卷十二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曹操以漢天子之令征伐四出爲漢功臣孫權秉義
稱藩當是時心雖不可量曹逆節未暴於天下也如
孔明言荆蜀之勢成操之逆心或折不可折則可圖
及吳詐取關羽稀歸又以敗孔明甚恨恨也不旣已
易姓元德中道而殞屬大事於孔明而及其子焉孔
明懼奉先帝遺詔不謹義不敢卽安是以兵出之日
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末年渭濱之師其規爲志意
遠矣惓惓漢事之心對越天地鼎足之計非孔明本
指也年踰五十而死豈非天哉初孔明之游學也穎

川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等往往務精熟孔明獨觀其大畧及耕隆中而龐德公在焉司馬德操兄事龐公孔明每至龐公家獨拜龐公床下龐公不爲止孔明爲丞相時許靖爲太傅靖在中州有英偉稱兄事潁川陳紀與陳羣袁渙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善於是靖老矣愛樂人物風流藹然孔明親爲之拜元德嘗爲孔明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甚悉其君臣之間始終可攷者如此

曹植 附錄

卷十一 龍川集

古

退補齋藏板

曹操取天下於羣盜之手可以爲能矣要何嘗不藉漢以爲名也得間遂取之是猶謂之天乎固植之所不能安也況使之嗣事哉力不足以周旋於其間苟安而成之若表而去之皆非其心也自放法度之外於事何所堪立嫡以長所從來舊矣乃足煩經營邪大業旣已濟困頓廢辱蓋亦安之而不悔然猶惓惓累疏求一出其力自效抑所謂其兄關弓射之則涕泣而道之者邪三代衰孔氏之學又泯沒而無傳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失其本心者多矣若植者蓋

孔子之謂仁者也

呂東萊答書

某還舍近半月適此酷暑疲頓猶未甚蘇此月二十五日劉國華葬須往泉溪會之因留明招數日聞月交乃爲入城之行若路過內白幸遣一介至明招問某所止庶不參差也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累日已詳看用意高深處亦或得其一二但大綱體製猶有未曉處序云漢曰畧魏曰書吳曰畧又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爲三國紀年終焉

卷二

龍川集

五

退補齋藏板

不知漢畧與紀年是一書爲復是兩書觀三國諸君贊卻似遷固史法每君爲紀而系贊於後者而三國紀年冠以甲子而並列漢魏吳則又似合三國爲一者所謂漢昭烈魏武以下諸贊必不可系於此既並列三國之年必是通書三國事今每君爲贊必知不系於此後不知系於何處豈三國紀年之外復敘每君之本末而系以贊耶此皆未曉之大者也漢昭烈贊論其君臣反復於天意人事之際所謂妙體本心但費詩之議卻似不達時變

漢統既絕昭烈安得不承之非高祖時比也後主蓋亦甚庸所以安之不疑者乃諸葛公工夫耳武侯贊論以國政歸丞相甚善但謂漢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皆宦者爲之考之漢書亦不皆如此篇末王者之不作天猶以爲未疏哉感慨之意甚長但不若後主贊所謂天命果可畏辭嚴而義正也魏武贊述來歷甚當但其末舜禹之事兩語未曉魏文帝兩贊深味辭意予奪甚有味但文帝贊意頗晦又文帝三駕伐吳謂中國庶幾息肩亦未協吳武

卷二

龍川集

六

退補齋藏板

烈贊論漢末守文之弊及啟桓王之翱翔甚妙下三贊亦然鄙意竊謂吳四贊尤能盡其規摹之所止殆無遺憾也龐統贊論兼弱之義甚正關羽贊亦穩但來教謂司馬子長雖高不欲學而諸贊命意及筆勢而往往似之何耶因便並望見教朱元晦工夫亦謂大槩如此耳吳益恭昨日得桂陽書云見今攝郡卻不云攝何郡也某近日思得著書大是難事方將一意玩索完養深求其所未至雖高明之資與驚鈍者不同然考之前作者亦須待

經歷之久歲月之晚然後下筆今及此暇時序次
哀集固亦無害然亦不可不思有餘不敢盡之語
也人回畧此上布餘悉俟續寫

卷二

龍川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08054

